

E-mail:hdzk@ycwb.com

李劲堃(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、广东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、广东省美术家协会主席、广州美术学院院长):

9月24日,由广州美术学院、广东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、广东省美术家协会联合主办的“时代先锋的现场——胡一川艺术与文献展”在广州美院美术馆(昌岗校区)拉开帷幕

观点 一川一生 当先锋

作为革命美术家的胡一川,不仅把艺术看成兴趣和职业,更把它服务于自己的理想——建设一个新的中国。

在艺术上,胡一川有着高度纯粹的一面,他勇于探索各种风格的可能性。在杭州国立艺专时期,他学习油画、素描;在上海和延安,他转向专攻版画;从北京辗转回到广州,再次回归油画创作;晚年他在绘画之余,还创作了大量的书法作品。

胡一川研究的当代价值,还在于他给予了青年学子在艺术探索道路上重要的启示。应该看到,虽然胡一川没有留洋学习的经历,但他在艺术上具有国际视野,并且能够站在中国立场上思考问题。

胡一川的启示: 到大时代中去

□文/图 羊城晚报记者 朱绍杰 通讯员 江粤军

胡一川是我国著名的版画家、油画家,在新兴木刻运动和主题性油画创作中成绩斐然。他的版画《到前线去》、油画《开镣》《前夜》等,都是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上极具代表性和研究价值的作品。

“时代先锋的现场——胡一川艺术与文献展”分为“到大时代中去”“到生活中去”“到前线去”三大部分。

“到大时代中去”展现胡一川的艺术与人生的“现场”。学习油画出身的胡一川,因为革命的需要,首先为人所熟知的是那些

需要,首先为人所熟知的是那些脸炙人口的黑白木刻,然而即便是在战火纷飞的年代,他仍然止不住对于创作油画的渴望。20世纪40年代末,随着战事的推进以及条件的逐步改善,他开始创作与革命和建设密切相关的主题性油画。

新中国成立以后,他的创作便主要转向了油画,而且主题性油画创作几乎贯穿了他之后的创作历程,在这当中,不乏让人印象深刻的大型历史画创作。他的这些作品造型坚实敦厚,光影营造突出,具有极强的个人特色,同时又和自身的生命经历密切相关,有一种质朴的感人力量。

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常务副馆长、展览策展人胡斌表示,与此创作脉络相对应的是胡一川辗转河北、北京、武汉、广州等多个教育战线的“现场”,以及作为新中国美术教育新格局建构的重要建设者的线索。

馆长、展览策展人胡斌表示,与此创作脉络相对应的是胡一川辗转河北、北京、武汉、广州等多个教育战线的“现场”,以及作为新中国美术教育新格局建构的重要建设者的线索。

本次展览是广州美术学院近年来梳理、研究胡一川的一大成果。2020年,中央美术学院与广州美术学院曾共同主办“站在人生的前线——胡一川艺术与文献展”,展示了600余件珍贵的作品、手稿,以及前期收集、整理的大量口述史和文献资料,在美术界引起热烈反响。

本次展览是广州美术学院近年来梳理、研究胡一川的一大成果。2020年,中央美术学院与广州美术学院曾共同主办“站在人生的前线——胡一川艺术与文献展”,展示了600余件珍贵的作品、手稿,以及前期收集、整理的大量口述史和文献资料,在美术界引起热烈反响。

本次展览是广州美术学院近年来梳理、研究胡一川的一大成果。2020年,中央美术学院与广州美术学院曾共同主办“站在人生的前线——胡一川艺术与文献展”,展示了600余件珍贵的作品、手稿,以及前期收集、整理的大量口述史和文献资料,在美术界引起热烈反响。

海南铁矿 (布纹纸油画) 胡一川 1975年



E-mail:hdzk@ycwb.com

【活色生香】 谢晓 广州娱乐博主

这剧堪比职场版《甄嬛传》

近期热播剧《理想之城》让孙俪重回当年《甄嬛传》“娘娘”的热度,只是这次的名字叫“筱筱”了。这部剧如孙俪所言,很像一部“职场版《甄嬛传》”。

【拒绝流行】 曹林 北京时事评论员

抽离是重要的媒介素养

“阿里女员工被侵害”事件真是一波三折,再一次看到“让子弹飞一会儿”的重要。我知道,这种记忆是很短暂的,不久后还会有这样的爆料,很多人还是会轻易愤怒或感动,改不了易燃易爆体质。

【如是我闻】 李雪涛 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教授

虾跳不出斗

以往读黑格尔的《路德维希·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》第二部分的头一句:“全部哲学,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,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。”

【横眉热对】 杨小彦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教授

“小便池”与名声

不仅中国古代作品存疑甚多,即使当代艺术,此类事也有不少。比如,著名的杜尚的《泉》,也就是“小便池”,现今在西方几个大博物馆所展示的,也不是原作。

【昙花的话】 尤今 新加坡作家

让老苍洗车

阿浩母亲早逝,是父亲一手将他抚养成人的。阿浩在一家公司当文员,每天骑着摩托车上下班。为了能够陪伴老苍用餐,阿浩放学后总推掉所有的应酬,准时回家。

【不知不觉】 钟红明 上海《收获》杂志副主编

复旦回忆

比如,四十年前的1981年,我进入复旦中文系读书,记得全校新生大会是在大礼堂——相辉堂举行。相辉堂原来叫登辉堂,是一幢白墙黑瓦的建筑,隔着复旦校园里最大的一片草坪,外观简单,却见证了复旦众多重要的时刻。

【随手拍】 羊城蜘蛛侠

羊城蜘蛛侠

9月6日上午,我和几位朋友坐船吃早茶,游览珠江景色。游船驶到猎德大桥附近的江面,猎德大桥的雄姿吸引了船上游客。“啊!啊!蜘蛛侠!真的蜘蛛侠!”

【横眉热对】 杨小彦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教授

“小便池”与名声

一,但其他理事并不知道这是他的作品,而以为是一个无名者“马特”的作品。结果,面对“小便池”,经过长时间的讨论,最后决定不予展出。事后杜尚为抗议协会的这一决定,说违背了原先的约定,辞去理事以示抗议。

【不知不觉】 钟红明 上海《收获》杂志副主编

复旦回忆

比如,四十年前的1981年,我进入复旦中文系读书,记得全校新生大会是在大礼堂——相辉堂举行。相辉堂原来叫登辉堂,是一幢白墙黑瓦的建筑,隔着复旦校园里最大的一片草坪,外观简单,却见证了复旦众多重要的时刻。

【横眉热对】 杨小彦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教授

“小便池”与名声

一,但其他理事并不知道这是他的作品,而以为是一个无名者“马特”的作品。结果,面对“小便池”,经过长时间的讨论,最后决定不予展出。事后杜尚为抗议协会的这一决定,说违背了原先的约定,辞去理事以示抗议。

【不知不觉】 钟红明 上海《收获》杂志副主编

复旦回忆

比如,四十年前的1981年,我进入复旦中文系读书,记得全校新生大会是在大礼堂——相辉堂举行。相辉堂原来叫登辉堂,是一幢白墙黑瓦的建筑,隔着复旦校园里最大的一片草坪,外观简单,却见证了复旦众多重要的时刻。

【横眉热对】 杨小彦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教授

“小便池”与名声

一,但其他理事并不知道这是他的作品,而以为是一个无名者“马特”的作品。结果,面对“小便池”,经过长时间的讨论,最后决定不予展出。事后杜尚为抗议协会的这一决定,说违背了原先的约定,辞去理事以示抗议。

【不知不觉】 钟红明 上海《收获》杂志副主编

复旦回忆

比如,四十年前的1981年,我进入复旦中文系读书,记得全校新生大会是在大礼堂——相辉堂举行。相辉堂原来叫登辉堂,是一幢白墙黑瓦的建筑,隔着复旦校园里最大的一片草坪,外观简单,却见证了复旦众多重要的时刻。

【横眉热对】 杨小彦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教授

“小便池”与名声

一,但其他理事并不知道这是他的作品,而以为是一个无名者“马特”的作品。结果,面对“小便池”,经过长时间的讨论,最后决定不予展出。事后杜尚为抗议协会的这一决定,说违背了原先的约定,辞去理事以示抗议。